

墨

子

冊  
一



墨子卷之五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督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

說文云園所以種菜曰圃竊其桃李衆

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

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

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

厚至入人欄廐

說文無欄字玉篇云木欄也

取人馬牛者其不

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

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

也拙其衣裳

拙讀如終朝三拙之拙陸德明易音義云褻鄭本作拙徒可反拙即拙異

文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

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

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舊脫此字皆知而非

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據後文云大則弗知

一作本非舊說此字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一本作

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

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

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

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

國則弗之而一本無此字是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

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

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奚說猶言何樂今有人於此

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

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舊上二字倒之義可爲謂一本作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

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

盾撥劫也說文云握木帳往舊作住一而靡弊腑冷

不反者腑即腐字異文冷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

劍乘車其死往舊作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

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

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

糧俗玉篇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

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

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

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

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為為之曰我

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計其

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

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

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

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

此墟字正數於千不勝而入舊作人廣衍數於萬

文俗从土數於千不勝而入此闕字之假廣衍數於萬

王逸注楚辭不勝而辟此闕字之假廣衍數於萬

曰衍廣大也音入辟為韻然則土地者

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

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

為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舊作也

此如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

時其土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

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

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

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

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句今有醫於此

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祝謂祝由見素

問或云祝藥猶言症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

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

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尚同以耳之

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

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今山東莒州其爲國甚

小間於大國之閒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

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

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閒者以是攻戰也



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閒者亦以攻戰

雖北者中山諸國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一

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表作四年元和郡縣志云定州戰國時為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

城中有山故曰中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閒者

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

欲得而惡失欲舊作故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

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

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

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

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案史記闔閭九年入鄢吳越春秋云

九年十月楚二師陳於柏舉即此事也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

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淮南子地形訓作澠隄高誘曰澠隄今宏農澠池是

也則在今河南永寧縣史記魏世家云秦攻冥阨

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春秋

淮南子九塞此其一也玉海在信陽軍東戰於柏

舉在今湖北麻城縣元和郡縣志云麻城縣頭

戰于柏舉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北

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在今山東泰安縣東

云夫差七年北伐齊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

攻越濟三江五湖史記索隱云韋昭云三江謂松

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五

湖見而葆之會稽今浙江山九夷之國莫不賓服

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此氓字自恃其力伐

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史記

集解云越絕書曰闔閭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顏師古注漢書云吳地記云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里今江南蘇州府治

心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讎

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

將軍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

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

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

爲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爲

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

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趙氏朝亡

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舊作吾一本如此朝從之詩曰魚

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戮

音假 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

智伯大敗之事俱見韓非子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

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

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為利則蓋嘗鑒之於

智伯之事乎蓋同益此其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

矣

###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為其

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

之譽意亡非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

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愚之舊二字倒人

必曰將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

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

舊作養本如此

者聖

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

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

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

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

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

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

知讀

是故古之

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

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

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

舊作愚以意改

富之

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

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

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

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於此為堅甲利兵

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

斬其樹木墮一作墜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湮塞之字當為堙

攘殺其牲牲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从刃字覆其

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鬪曰死命為上多殺

次之身傷者為下又況先列北撓乎哉北謂奔北也北之言

背馳撓之言曲行謂逗撓罪死無殺以譚其衆說文玉篇無此字古字言心相

近即憚字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

將以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

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

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為利鬼乎夫殺之人舊作神据

後文改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  
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  
人爲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竭天  
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  
矣今夫師者之相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  
同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率不利和威不圍害之  
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強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  
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偏當  
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一本作足而百姓易務也  
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  
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  
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

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絰說文云紡

緝也織作布帛之總名也絰機縷也篋或字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

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幔幕帷蓋三軍

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為序疏矣然

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遼遠糧食不繼僚食飲

之時王逸注楚辭云僚住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

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

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

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

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

倍其國之眾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

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



足而動有餘也今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

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子据後文當云為不義非利

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

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

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

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

夏冰地坼及泉太平御覽引此云三苗五穀變化

民乃大振同震高陽舜高陽第六乃命元宮禹親把

文選注引作抱天之瑞令說文云瑞以以征有苗四電誘

祇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搯矢有苗之祥苗師

大亂後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

物上下卿制大極說文云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

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王桀引文選注

桀時天有韜命韜當是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

死鬼呼國鸛鳴十夕餘盧云鸛字未詳天舊脫此

增選注乃命湯於鑣文選注宮用受夏之大

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

汝堪文選注藝文之此錢字之假音說文云湯焉

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

夏之城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

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疑作火言

祝融降火于夏之城閒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

諸侯於薄此作薄是也管子地數云湯有七十里

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滴呂氏春秋云湯

嘗約于鄆薄皆作薄地里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

湯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

梁國穀孰為南亳即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孰

縣西南三十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

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

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之又

案薄惟孟子作亳非正字也亳京兆杜陵亭見說

文別有亳王號湯不在今薦章天命通於四方而天

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

乎商王紂文選注引作紂時天不序其德祀

用失時兼夜中句十日雨土于薄太平御覽引九

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

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鳥太平御覽銜珪初學

書作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太平御覽

類賦云命伐殷也秦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

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舊脫此字据文選予既沈

漬引文類聚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

堪選文類聚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

引太平御覽武王黃鳥之旗北堂書鈔引隨巢子云

與天子云武王時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當為分主

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

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

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

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為不義非利

物與昔者楚熊麗史記楚世家云鬻熊子專始討

為字當此睢山之間此即江漢越王繫虧盧云即無

以作緊非出自有遽詳未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

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

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

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呂氏春秋

用民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

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

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

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爲不足也我欲

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一本作來下諸侯也子墨子

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

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

子之爲馬然傳子言傳舍之人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

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

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

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共同以此効大國

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  
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  
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  
義其名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  
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  
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  
舊作臣以意改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  
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爲仁義  
求爲上士尙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  
利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舊脫此字察以意增

者此也

墨子卷之五





墨子卷之六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墨沈撰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言利大之爲政天下

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

無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

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

利多矣其爲衣裳何以爲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凡

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芋鮒不加者去之

芋鮒二字凡四見疑一鮮字之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于溫清者去之卽下篇云諸加費不加于民

利者聖王弗爲是也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圍風寒

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芋鮒不加者去之其

爲甲盾五兵何以爲以圍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  
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舊作有不勝是故聖人  
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  
折者芋鮒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  
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  
加輕以利者芋鮒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  
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  
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  
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爲  
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聖王爲法  
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  
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旣沒于民次也其欲蚤

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  
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  
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  
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為政者其  
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  
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  
鄰國貫同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  
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  
死者有與侵就援臺攻城援野戰死者不可  
勝數此不令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  
令當聖人為政特無此不聖人為政其所以眾人  
為今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疑有

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

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

利是以終身不饜歿二十盧云二字疑當為世而不卷古者

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

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鞮

匏鞮說文云韋繡也匏當為匏說文云柔革工也讀若朴陶冶梓匠使各從

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

于民利者聖王弗為舊民用下作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今据後文改史記李

斯列傳李斯曰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食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者禁即用此

義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

股肱引太平御覽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

香之和同芬字不致遠國珍恢一本作怪異物說文

云恢大也亦通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

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謂暘谷莫不賓服逮至

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藪不重飲於土埴當為溜

此云飯於土軌史記李斯列傳二世責問李斯曰吾

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飯於土甌啜於土形銅平御覽引

篇一作溜說文無溜字也啜於土形銅平御覽引

云銅羹器也後漢書注引此云堯舜堂高三尺土

階三等茅茨不翦椽不斲飲土簋獸土銅糲梁

己之飯藜霍之羹夏曰葛衣冬曰鹿裘是約斗以酌

俛仰周旋威儀之禮也說文或从人頰低頭聖王弗為古

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緌之衣輕且暖

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玉篇紺古憾切案緌非古字當為纚考工記云五入為緌鄭君注云今禮

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說文纔云帛雀頭色夏服與鄭注緇義合說文無緇字是知當為纔

締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

王弗為古者聖人為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

民以兵行日帶劍為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

此劍之利也甲為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

之利也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

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為大川

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為舟楫足以將之則上雖

上舊作止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

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為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

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掘穴深不通於泉說文云掘

兔窟也此流不發洩則止流疑當為氣掘下篇死

竈字假音

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邱掘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掘穴曰冬可以辟風寒辟同避言掘穴但可逮以舊作建以避冬日風寒而已夏下潤溼上熏烝恐傷民之氣于是作爲宮室而利然則爲宮室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牆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

節用下第二十二 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 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 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說文云葬藏也从死在鄰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易曰古之

葬者厚衣之以薪又云節竹約也經典借為約之意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

孝子之為親度也辟同今孝子之為親度也將柰

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

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

財不瞻智不智一作知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

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若三務者舊脫此字據後文增孝

子之為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為舊脫此字一本有

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

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

此亦有力不足財不瞻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

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天下為之者矣若三務者



此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舊脱此字增既若此矣今逮

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盧云今逮至昔者連天下

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仁也義也

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爲非仁義非孝子

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則字据下行即相反

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

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

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

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葬久喪奚當此

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

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

也舊脱此字据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此下舊有

前後文增

興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云云仁者將興之天下

誰賈一作霸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

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前作

治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

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使人非之

終身勿為且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國家

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其

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

之為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

之今雖世法執厚葬久喪者言世同以為事乎國

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舊作槨必重

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邱隴必巨存乎正

夫賤人死者征正同殆竭家室乎當云存乎諸侯死者虛

車府然後金玉珠璣北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

壙又必多為屋幕鼎鼓几槌壺槌同筵呂氏春

濫高誘曰以冰水聚于其中為濫取其冷者也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

滿意若送從曰天子殺殉為古只眾者數百寡者數

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

將柩何哉曰哭泣不秩聲言聲無次第翁纓經翁義未詳說文

云纓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鄭君注儀禮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經說文云經喪首戴也垂涕

處倚廬寢苦枕由又相率強不食而為飢薄衣而

為寒使面目陷隤當為廬云玉篇有殯字先外切

云瘦病也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

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

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

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辟同闢草即

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一作本入耕

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為器皿矣

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紅紝

皆通細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為久禁

從事者也財以成者以同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

久禁之言厚葬則埋已成之財以此求富此譬猶

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舊二字

據後文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眾人民意者可邪

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母舊作無當是母譌為以厚

葬久喪者為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

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

弟孽子其

期同

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

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隕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

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

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

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

仞忍字假音

夏

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

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

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旣以不可

矣

已以同

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

惟卣

舊作無以意改

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

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爲上者行此

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

治刑政必亂下不

舊有衍字

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

若苟不足爲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

怨其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

怨其親矣爲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

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

無食也內續奚吾

四字未詳

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

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衆盜賊而寡治者以此

求治譬猶使人三

未詳

而毋負己也治之說無可

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

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

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

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礪當以攻

伐并兼為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

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

之舊文改者据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

大國耆舊文改者据攻之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為

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

為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

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

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

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以意改以厚葬久喪者為

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粢盛

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

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為

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

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

擇也則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

豈不亦反舊作乃以意改其所哉故古聖王後漢注引作古者聖人

制為葬埋之法曰初學記引作桐棺三寸足以朽

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死者為人惡之故云覆惡以及其葬也

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

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

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

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

亂然此聖王之舊作也以二道也子墨子曰不然

字舊作也以二



昔者堯北教乎八狄北堂書鈔道死葬蠻山之陰

蚤初學記引作鞏一本亦作鞏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鞏

穀林高誘曰堯葬成陽此衣衾三領穀木之棺

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

木从葛以緘之既犯

字犯音也

而後哭滿培

此古無

當為坎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御覽無封

俱引作坎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御覽無封

引作坎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御覽無封

定聲相近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

太平御覽引道死葬南己之市

後漢書注引作舜

俱作犬戎

葬南巴之市中太平御覽亦作紀呂氏春秋安死云

舜葬于紀市不變其肆高誘曰傳曰舜葬蒼梧九

疑之山此云于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按南己

實當作南巴地形相近字之譌也高誘以爲紀邑非

九疑古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

是衣衾三領穀木之棺

後漢書注引葛以緘之已

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

太平御覽引改之

于越者以意改之

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史記集解引桐棺三

寸後漢書注引尸子云禹之葬法死於陵者葬於以緘之補庚切則此緘字俗改絞之不合通之

不培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

其上壟太平御覽引作收餘壤為壟則若參耕之

畝則舊書注改前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

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為天

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

之法太平御覽引作以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

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闐三操闐同贛操同璧玉

即具戈劍鼎鼓壺盪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

樂皆具曰必捶塗捶當為塗說文玉篇無塗字言築塗

為塗說文玉篇無塗字言築塗

使堅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爲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

可勝計也其爲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

鄉文吾本言曰意亦使法舊脫此字其言用其謀

句計厚葬久喪誠舊作請一本有可以富貧衆寡定危

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

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

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

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

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

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

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

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

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

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

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猶言操

而不擇哉釋同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

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軼沐之國者軼舊作軼不

廣記引作軼音善愛反今改盧云其長子生則解

而食之盧注云解魯問作鮮與列子同杜謂之宜弟

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

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

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

楚之南有炎人國者盧云列子作炎殷其親戚死

朽其肉而棄之列子朽作死同太然後埋其骨乃

平廣記引作剗

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

渠舊作秉据列子及太平廣記

改括地志云寧原慶三州秦爲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爲義渠戎國之地今甘肅慶陽府也在陝西

西之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燠上

燠即熏謂之登字俗寫

遐太平廣記引作熏其煙上謂之登煙霞

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

政下以爲俗

而太平廣記引有云而未足爲非也

爲而不已操而不

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

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

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

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

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

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

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

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

言期會

則止矣哭往哭來反

從事乎衣食之財俾乎祭祀

說文俾飲也飲訓便利

以致孝

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誠

舊作謂以意改

將欲

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

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為政而不可不察者此

也

墨子卷之六

墨子卷之七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管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戴畢沅撰

天志上第二十六

玉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 鄭君注周禮云志古文識則

識與志同又篇中多或作 之疑古文志亦只作之也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

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

有鄰家所避逃之廣雅云所尻也 玉篇云處所然且親戚兄弟

所知識共舊作其一 本相倣戒皆曰不可不戒矣

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為也

非獨處家者為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

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

倣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

得罪於國君而可為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

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

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日焉而晏日焉而得罪

將惡避逃之猶云日暮途遠兩日曰無所避逃之

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人門當明必見之然而

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

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

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

事於義則我乃為天之所欲也我為天之所欲天

亦為我所欲然則一本此下何欲何惡我欲福祿

而惡禍崇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崇

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



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  
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  
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舊作義以意改所以知天欲

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

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

為政次恣字省文下同一本作恣俗改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

得次己而為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

從事未得次己而為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

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己而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

未得次己而為政有天子為政於三公諸

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為政於天

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當云明知之也故昔三代聖

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

百姓故莫不嚙牛羊豢犬彘潔爲粢

二字舊脫

盛

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

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爲

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

窮富也故於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

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

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

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

此順天意而得賞

當有者字

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

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

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

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  
利之愛人者此爲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  
爲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  
下方爲旁或當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  
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詬  
鬼据上當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  
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賤人者  
此爲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  
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  
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  
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  
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嚙牛羊豢犬

彘潔為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舊作

色非以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意改

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

則天也若以天為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

與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

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

然義政舊脫此字一本有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

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

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

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

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非猶行反此猶倖

一作備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

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  
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  
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  
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  
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  
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  
其於仁義則大相舊作其一  
本如此遠也何以知之曰我  
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則不  
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  
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

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  
 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  
 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  
 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為政乎貴且知者當  
 者貴且知者四字然後得為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  
 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  
 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  
 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  
 諸侯之貴大夫儔明知之儔當為確言然吾未知  
 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  
 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  
 子為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

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  
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  
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駢天  
明不解之道也訓與訓同言訓釋天道之明知之曰明哲維天  
舊作大以意改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  
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  
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  
可不慎也既以天之意以爲不可不慎已然則天  
之當有將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  
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  
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止舊作上以意改此而已

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  
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  
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  
有以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環璧  
珠玉以聘撓四鄰撓與交同音諸侯之寃不興矣邊境  
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  
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惟毋明乎順天之  
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  
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  
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  
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  
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辟同



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  
民之相爲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  
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  
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以已同今若處大國  
則舊脫此字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  
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崇必至矣然有所不  
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爲  
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  
也曰病疾禍舊脫此字崇也若己不爲天之所欲  
而爲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  
崇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  
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

天之為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孰

六畜遂疾蓄戾疫凶饑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

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舊脫此字一本有利民本察

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

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

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與同今夫

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說文云擊旁擊也但未詳

擊遂之意若豪之末豪本作毫字正非天之所謂也

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

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

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磨為

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四時春夏秋冬夏以紀綱

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

利之列為山川谿谷播賦百事布播以臨司民之善

否俗司讀如何為王公諸伯使之賞賢舊作焉本如此而

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為民衣食

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

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

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與同舉今夫天兼

天下而愛之檄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

所為據上文當有也字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

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

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

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誰

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賊人据二字舊脱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

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

後漢書注引書於作書其事据下文亦然鑊之金石琢之槃盃後漢書注引槃

作盤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

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

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

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

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据下云既可謂知也

此句未詳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

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

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

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

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  
 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  
 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  
 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  
 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  
 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夫誓之  
 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冒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  
 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僣務此句非命上作無僣匪  
据孔書泰誓云罔懲其侮則知無罔音義同廖僣  
皆懲字之譌傳則其字之譌務音同侮雖孔書僣  
作僣者取墨書時猶見善本故足据也孫云當作  
無僣其務言不戮力其事或孔書侮字反是務假  
知音未可天下二字疑天亦二字疑天亦縱棄紂而不葆  
 先宗廟誓云紂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厥察天

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故子墨

子之有天之疑一本作志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

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

下之圜與不圜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圜不中吾規

者謂之不圜是以圜與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

故何則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

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

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

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

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

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

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順天之  
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  
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  
政故置此以為法立此以為儀將以量度天下之  
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夫士君子中實  
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  
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  
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  
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



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  
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据下文當  
有矣字  
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  
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  
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  
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  
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  
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  
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爲天  
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  
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  
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

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為正也然而正者無自  
 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為  
 正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己而為正有大夫正之大  
 夫不得次己而為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己  
 而為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己而為正有天  
 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己而為政有天正之今天下  
 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  
 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  
 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  
 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嚮豢其  
 牛羊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  
 嘗聞天之禱當有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

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  
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爲知天爲知然則義果自天  
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  
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  
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  
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嚮  
豢其牛羊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  
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  
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  
之內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故愛越之人今天  
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  
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

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  
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  
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  
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  
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  
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  
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  
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  
神天以爲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  
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爲天子以法也名之  
曰聖人以此知舊脫此字其賞善之證是故昔也  
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

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本一

有此三字以為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

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亾扞失

社稷說文云扞有所失也春秋傳曰扞于粉切憂以及其身

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

之賁不之廢也句疑有脫誤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

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

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

兼之為道也義正別之為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

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賊寡也詐不

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

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

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  
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  
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  
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  
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  
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  
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  
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  
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  
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  
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俗一本作志疑  
字只作之說以爲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

文無志字

以爲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

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圓之別矣是

故子墨子置立天之當為志以為儀法吾以此知天

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

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然曰未詳吾處

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為大哉是以差論蚤牙

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入其溝

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

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民之格者則剗拔之剗舊

剗非剗音同剗不格者則係一本繫操而歸大夫以

為僕圉舊作園胥靡婦人以為春會周禮云其男

女子入于春藁又說文云會繹酒也禮有大會掌

酒官也未祥婦人為會之義會與會聲形相近說

亦云春藁義與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義

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認處未詳說文玉篇無認字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之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



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粗  
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  
桑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  
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舊作天以意改之爲政也自  
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粗格人之子女者與  
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桑者與踰人之欄牢  
竊人之舊脱此字牛馬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  
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亦無  
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  
此爲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之牆垣  
据上當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  
脱粗字桑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

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

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責舊作黃下同以意改我者則豈有

以異是責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

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

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能少嘗為少而据上文如

此能而音同故也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

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

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為文義此豈

有異責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為當

志以為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於先

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

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

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語字据上文當爲語而順帝之則也且  
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  
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  
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卷之七

墨子卷文十

志而不可不察也天女志昔舜文雖出  
 燔中壘王女節不燔中園宋百幾文味昔當天女  
 今天不女士哉乎中竟殊燔為才舜宋為士士  
 王女以天志為志也誠謂而則帝女限出且

墨子卷之八

靈巖山館原本

吳郡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管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戴畢沅撰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闕

明鬼中第三十 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

侯力正 征同 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

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

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為淫暴寇

亂 舊脱此字 据下文增 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

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

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

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

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暴罰

也借本書尚賢中作藉此俗改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

曰鬼神者固無有且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之人舊

此字以意增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

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

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

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明

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

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柰何而可子墨子曰是

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

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請惑聞之見之則必

以為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

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

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

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為聞見鬼神之物

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為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

墨子言曰若以眾之所同見與眾之所同聞則若

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史記

引作不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

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

其文選注引作必三年韋昭注國語引三作二周

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句田車數百乘田與佃通

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案今左氏作衷佃  
同又案韋昭注國語文選注史記索隱引俱無此

字顏師古從數千人滿野太平御覽引作日中杜

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

射入車上文選注引而死國語云內史過曰杜伯射王

引作義一引作而死于鄙韋昭注曰杜國伯爵陶

唐杜伯之後周春秋曰云與此略同地理志杜陵

子曰昔勾之祖在周為唐杜杜氏韋昭曰周成王滅

陝西長安縣南杜豐今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

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為君者以教其臣

為父者以讒其子說文云警戒曰戒之慎之凡殺

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舊作謀据若此之慳

漱也說文云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

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鄭穆公郭璞注



覽引此作秦穆公又太平御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

入門而左鳥身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芒鳥身人素

服三絕說文云絕也面狀正方作而狀方正引鄭穆公

見之乃恐懼彝神曰無懼舊脫此四字据太平廣

神曰二字本作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

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

敢問神明舊脫此字太平廣記引云公問神明案明同名

也曰予為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為儀則鬼

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燕

簡公案史記簡公元年也殺其臣莊子儀而不

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

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

祖祖道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

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

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

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

諸侯傳而語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神

誅若此其慤慤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神有

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宋文君鮑

之時有臣曰祐觀辜固嘗從事於厲盧云厲公厲泰厲之屬也

宋歐陽士秀以厲為神祠以管子請桓公 祿子杖

揖出祿字異文祿子即祝史也玉 與言曰言神

祝子而 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

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全謂純色 春秋冬夏選

失時

選同

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觀辜曰鮑幼

弱在荷繼之中

荷與何同漢書注李奇云繼絡也

今之小兒繡也居文反

鮑何與識焉

盧云此云在荷繼之中則非春秋時宋文公也

官臣觀辜特爲之祿子舉揖而橐之

橐同 殪之壇

上當是時

舊脫此字一本有

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

舊脫此字

有一本

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

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慤邀也以若

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

爲然也昔者齊莊君

專類賦引作公

之臣

增 有所謂王里國

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

中里徼

者

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檄下同 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

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

由與猶同 恐失有

罪乃使之入共一羊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之作二盟齊之神社

事類賦二子許諾太平御覽事類賦於是泚泚說文

無神字云泚水兒讀若窟泚未二子相從撼羊而漉其血太平御覽

詳疑泚字言以水灑泚社則漉當為灑字之誤撼

已上無此字盧云玉篇有挺字云磊搖也烏可烏

寡力可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四字事類賦讀

中里徼之辭未半也太平御覽事類羊起而觸之

事類賦引作折其腳祧神之疑當云祧而橐之殪

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太平

御覽引云齊人以為有神驗事類著在齊之春秋

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盟當為先不以其請者請當

鬼神之神誅至若此其懣懣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

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

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當爲情下同豈足

以斷疑哉柰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信

衆之耳目之請哉子墨子舊脫二字以意增曰若以衆之

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

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

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

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

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

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

神爲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

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惟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

王其賞也必於祖其饒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

告分之均也饒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

書之說為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

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

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為敢位蕤春秋國語曰茅蕤表坐韋昭蕤朝會束茅表位曰

孝貞良者以為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膂肥倅毛字粹

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

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

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

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昔之言

假音作倅異文也以為犧牲珪璧琮舊作璜本如此璜稱財為度

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夕王逸

注楚辭曰昔夜也詩曰樂酒今昔不聚羣言別羣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

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

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文選

注引作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咸恐其腐子孫又一引作以其所行此無四字

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

石以重之有猶當為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著以取羊

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云著讀若威又云羊祥也秦漢金石多以羊為祥故先王之

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

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

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

所以為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

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

重此下舊有亦何之亦何書之有哉子墨子曰周

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

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

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

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

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

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

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佳佳古惟字舊誤

住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

允佳舊作住亦誤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

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

之鬼也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



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

書序云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作甘誓與此不同而莊子人闕世云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召類云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皆

與此合

大戰于甘

其地在陝西鄂縣

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

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

絕其命

勦序同剽

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

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

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

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僂於

社

此孔書甘誓文微有不

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

僂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

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僂必於社此

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尙書夏書其次商周之

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  
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者考以延  
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  
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如與而音義同  
故字書而卽須  
也需亦  
從而聲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  
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爲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  
潔廉男女之爲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  
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  
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舊作  
現非之是以吏治  
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  
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

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

放幽閒擬乎鬼神之神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

以天下治故鬼神之神明不可為幽閒當為廣澤山

林深谷鬼神之神明必知之鬼神之神罰不可恃舊脫

一本富貴眾強勇力强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神罰必

勝之若以為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

下上諾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

山帝行此句未詳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至同

湯以車九兩鳥陳鴈行湯乘大贊疑輦犯遂下眾

人之螭遂疑有誤字王乎禽當為手禽或推哆大戲呂

春秋簡選云殷湯以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

戊子戰於郟遂禽移大犧高誘云桀多力能推大

犧因以為號而禽克之案移即推移此書所染云

夏桀染于干辛推哆古今人表作雅後此下又云

推哆大戲主別兜虎指畫殺人則推哆大戲是人  
名無疑哆移修戲儀皆音相近也高誘注呂氏春

秋故昔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

舊脫力字入字  
据太平御覽增推哆大戲主別太平御覽兜虎指

畫殺人人民之眾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

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眾

強勇力强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為然昔

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諾太平御覽天

侮鬼太平御覽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

誅孩子楚毒無罪剗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

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

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未詳與殷人

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讀如仲惡來眾畔百走武

王逐太平御覽引作遂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太平御覽引作

折紂而出繫之赤環太平御覽作是言繫之朱輪載之白旗以為天

下諸侯僂故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

勇力之人費中太平御覽引作仲惡來崇侯虎指寡殺人

寡畫字假音太平御覽引作畫人民之眾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

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

富貴眾強勇力强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

道之曰得璣無小此即蠶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

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今

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子乎子墨

子曰古之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

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

其兄死者矣意雖死一作一本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

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

也今絜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誠舊作

請一本如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飲食之也豈非

厚利哉若使鬼神誠亡是乃費其所為酒醴粢盛

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非一本作

之特與直音近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

食之雖使鬼神誠亡此猶可以合驩聚眾取親於

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誠無有是以不

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

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此一本無將何哉此上

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為上士於天

下此非所以爲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當云若鬼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

食之財仁者弗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

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

刻鏤華此一本無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鞀豢

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

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

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

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

公大人雖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非直培潦

水拆壤垣舊作垣以意改而為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

以為大鐘鳴鼓琴瑟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為

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

萬民以為舟車既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惡許猶言



許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爲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文選注引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卽我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卽攻小國有大家卽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卽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

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笙之  
 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  
 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  
 榭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  
 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  
 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  
 調明不轉朴朴疑補目正字玉篇將必使當年因其  
 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眉  
本作明案明眉通字穆天子傳云眉曰西王母之  
山卽名也詩猗嗟名兮爾雅云目上爲名亦卽眉  
也使丈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  
 之廢婦人紡績織紉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  
 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

曰為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既已具

矣王据上文當有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鏞字說文玉篇俱無

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與君

子舊脱三字一本有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

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田為樂虧奪民之衣食

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

昔者齊康公案史記康公名貸宣公與樂萬萬人不

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糠字从禾俗曰食飲不美

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

足觀也一本作身體容貌不足觀也太平是以食

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一本作常不從事乎衣食之財

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

毋為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

墨子曰為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

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

衣裘因其蹄蚤蹄即蹄省文以為絳屨絳即鞮正

衣絳也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

雌亦不紡績織絰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

異者也賴其力者生舊作主下不賴其力者不生

君子不强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强從事即財用

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

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

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

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

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

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紉

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縹細舊作細盧云當為細與

君注禮記云縹也縹讀如縹此其分事也今惟母在乎王公大

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

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母在乎士君子說樂

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

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

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母在乎農夫說樂而

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

足今惟母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能舊脫此字

以意夙興夜寐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縹

是故布繆不興曰孰為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

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何以知其

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孔書云恆

舞于宮是孔書謂巫風伊訓其刑君子出絲二衛

此緯字假音說文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鳴

乎舞佯佯舞當為舞元遺山續古今考亦引作洋黃

孔書作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孔書

無此降之百舊作非祥此祥字異文郭璞注山海經

也其家必壞喪上孔書亦見伊訓已察九有之所以

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汲郡古文云帝啓十

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

武觀來歸注武觀五觀也楚語士媿曰夏有五觀

第昭云五觀曰夏有觀扈啓乃淫溢康樂野于

疑

于飲食將將銘菟磬以力句未詳菟疑筦字之誤

野云菟當為菟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菟喜說也

于大天當為天用弗式翼式為韻海外西經云大樂

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

下据此則指啓盤于游田書序太康尸位及楚詞

夏康娛云云疑太康夏康即此云淫溢康樂淫之

訓大然則太康疑非人名而孔傳以為啓子不可

奪也江聲又云啓乃字當是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

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誠舊作

本如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

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 墨子卷之八

墨

子卷八

十四

中華書局聚